

诗一入唐 气象空前(四)

叶嘉莹讲诗歌

了一声?不是,叫了很多声,不断地叫。因为天气暖了。谢灵运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听一片黄莺鸟叫,气候的转变,所以“淑气催黄鸟”。这首诗是早春游望,所以写江水上边的景色。水上有什么呢?有“绿蘋”,水中的水草,绿色的嫩的叶子在水光的反射之下,随着水波的流动而摇荡,日光在上面闪动,写得很美。

前面的“宦游人”点出和诗的对象晋陵陆丞,“偏惊物候新”点出早春的季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这四句都是游望。你是和人家的诗,所以“和”的意思也要写出来。“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忽然间听见你吟唱了一个古调,这么高古的诗歌。中国以古为美,我们赞美一个人说高古,赞美写的作品说大有古意。儒家的思想也许有一个缺点,就是总说古代的诗好,所以不向前看,老向后看。当然我们不要忽视古的传统,也要瞻望未来,从这个传统怎么向前走。“歌古调”是我吟诵了晋陵陆丞的原作,使我感动,所以我回答你。“归思欲沾巾”,这个“思”字念sì。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晋陵陆丞的诗里写了怀念家乡的感情,引起我也想到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家乡去呢?我忍不住要流下泪来,沾湿了我的手巾。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是点明和诗的题目。真正这首诗的好处是中间的四句,而且你发现中国的文法可以颠倒。“淑气催黄鸟”,“淑气”是主语,“催”是动词,黄鸟是宾语。和暖的气候,催促黄鸟都开始叫了。可是

“晴光转绿蘋”,不是晴光转动了绿蘋,是晴光在绿蘋之上转动,它的文法详细分辨起来,性质本来不是完全一样。因为中国的文法,动词可以颠来倒去地用,所以它现在已经对起来了,这就是中国的诗,这是五言律诗。

下面我们看这几句的平仄。“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以我们所学过的两个基本的形式来看,这个是B式,应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因为它第一句押韵,这里都是平声韵,凡是律诗绝句押的韵都是平声,要跟“新”“春”“蘋”“巾”押韵,最后一个字的仄声变成了平声,第三个字平声变成了仄声。第三个字是本来可以通用,因为第五个字改变了,保持平衡,就变成“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云”是第二声,平声;“霞”是第二声,平声;“出”如果念成chū就成平声了,可是“出”是一个入声,所以念chù;“海”第三声,所以是仄声,“曙”也是仄声。“云霞出海曙”是平平仄仄仄,本来应该是平平仄仄仄,但是第三个字不十分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可以通用。“梅”是第二声所以是平声,“柳”是第三声所以是仄声,“渡”是第四声所以是仄声,“江”是第一声是平声,“春”是第一声所以是平声。所以是平仄仄平平,本来应该是仄仄仄平平,可是第一个字是可以通用的。“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淑”是入声字,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这个完全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忽”是入声字,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第一个字可以通用,完全合乎律诗的声调平仄。

再来看对句。“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

春”,这是第三句跟第四句。“云霞”是两个名词,“梅柳”是两个名词;“出”是一个动词,“渡”是一个动词;“海”是一个大自然地理的名词,“江”也是。“曙”在这里也是一个名词,曙光,“春”也是一个名词,就是早晨的曙光,春天的春色。“云霞出海”是一个形容词性的句子,形容“曙”。“梅柳渡江”是另一个形容词性句子,形容春天。那早晨的曙光是怎么样的美丽?是云霞出海的美丽。春色是怎么样的美丽?是梅柳渡江的美丽,所以是“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淑”是形容词,“气”是名词,“晴”是形容词,“光”是名词;“催”是动词,“转”是动词;“黄”是颜色,“绿”是颜色;“鸟”是动物,“蘋”是植物,都是名词。这就是律诗,它就是这样形成的。

初唐五言律诗形成,五言律诗就是所谓近体,不是古体了。文学的演进是很奇妙的,当初唐诗坛上流行这些五言近体律诗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了,就是陈子昂。他提倡复古,他的《感遇》《登幽州台歌》不是律诗,是古体。诗歌都是正反合,正反合这样向前演进,由古体演进到律诗,然后有了陈子昂的复古。

(完)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春雨

春分(组诗)

李成燕

这个初春
有料峭春寒,也有煦日当空
我每天经过的深山含笑
是最好的诠释

晦涩的羽毛零星落下时
更多的鸟朵似地朝向阳光
那是小小歌唱家在和节气争宠
而又不分彼此

春分就是春天的一个颤音
她波动一下,深山含笑就笑一回
树下拍擦的姑娘,她分不清
谁是自己,谁是歌者
谁又是真正的春分

桃李赋

来自桃花林的落英
太多了就不用拾掇,大地自有安排
黛玉葬的都是忧伤的

在花乡曲尺,见桃李李白
不随流水,却顺从山坡
看花人络绎不绝,快乐写在脸上
蒹葭来自人内心的土壤

在宝子滩,长江是一个豪放词牌
漫山铺开的却是桃李的艳词雅词
中长调不冗,小令不小

读词的人抓住词牌不松手
慢慢地读出婉约
万千桃李的香舌交缠春风
十里百里都不如你呀

李花白

她要的真相大白天下
还要白,白下去
要风吹雨打,要蜂围蝶绕
还真不怕零落成泥

孤独太久
就想挣脱平庸的枷锁
可是风雨过后
真相会被绿掩盖

定论只在盛夏
它出售的孤独咯嗒脆响
却仍然怕风吹雨打
惟真相能抛出使命的内核

何地条件都是大自然的恩赐,换个角度,转变思维,只要合理开发利用,贫瘠的土地也能铺满金子。

金坪的生态环境是无可挑剔的。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有后溪河、马渡河从山脚穿过,平均海拔高度1000米以上。因紧邻梨子坪森林公园,植被丰富,空气清新,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这里拥有白木、独活、杜仲、连翘等上百种中药,有獐、鹿、野猪、野羊、獾、松鼠等几十种珍稀动物。走在公路上,偶尔可以看见一掠而过的雉鸡、惊恐跑过的野兔。

金坪的文化底蕴也是不容小觑的。吃立千万年的巍峨大山虽然不说话,但它沐过春风的风,筛过汉唐的雨,承载过明清的铁骑,见证过红军劲旅。

据史料记载,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六国,这里就是秦楚兵戎相见的战场;待到明朝末年,张献忠起义军更是几进几出,最后的反清队伍“夔东十三家”也在这片森林里休养生息、养精蓄锐。而金坪老一辈人最为熟知的,是1932年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从白果乡的苏家坡趟过马渡河来到金坪,在袁都坪、鲁家坪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接待。这支红军队伍后来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当我了解这些历史,金坪的形象在我心中又瞬间高大、厚重起来。这就是金坪的文化资源,是金坪人的文化自信!
(未完)

宁河峡韵

飞翔吧! 风筝

王馨悦

阳春三月,满目清翠,空气中也弥漫着花草的芳香。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明明、小星和妮妮约定好放学后去公园放风筝。

放学后他们来到了公园,发现天空中飞满了各种各样的五彩风筝。看来,天空成了风筝的旅游胜地。瞧!一只“小鲤鱼”摇着火红的尾巴,瞪着灯泡似的眼睛,在蓝色海洋里悠然自得地像游着。他呀,还吃到了洁白的“棉花糖”呢!那边号称“神龙”的蜈蚣风筝和称号是“鸟王”的老鹰风筝是要拉开架势开始激烈的战斗了吗?

看到这些,小星和明明也迫不及待地开始放风筝了。小星拍拍胸膛,自信地说:“先用我的燕子风筝吧!他的称号是‘燕子李三’。”哈哈,‘燕子李三’一定轻功了得,会飞得很高的。“需要我们帮忙吗?”明明和妮妮异口同声地问。小星回答:“明明你个子高就把‘燕子李三’举起来吧,妮妮你看准时机,到了时候你就喊明明把‘燕子李三’放了。”“好呀!”明明和妮妮爽快地答应了。

只见明明双脚跳了起来,把‘燕子李三’举过了头顶。小星拽着风筝线一拉一收,像踩着风火轮似的向前冲。“明明!”妮妮大喊:“快放了‘燕子李三’。”明明用尽全身力气,把‘燕子李三’狠狠地扔向天空。‘燕子李三’如同刚学会飞的小燕子,摇摇摆摆好像一阵微风吹过,就要跌下来的样子。小星越跑越快,风筝越高,顿时像技术高超的火箭,飞过了“小鲤鱼”,飞过了“神龙”。与“鸟王”一起并肩飞行,一起战斗。‘燕子李三’突然顶了顶“鸟王”的肚子,“扑”。“鸟王”一头栽了下去。这下,‘燕子李三’飞得最高了。

妮妮抱着花蝴蝶呆呆地站在那儿,看得人迷了,竟忘了放自己的风筝。

远处,传来“加油!加油!”的呐喊。原来是一家三口在放风筝。那小男孩盯着风筝,用力拽着风筝线。爸爸搂着妈妈,看着孩子,又指指风筝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这漫天飞舞的风筝不仅载着我们童年的快乐,还载着我们美好的梦想。它们乘风破浪,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作者系巫师附小三三年级八班学生。指导老师:黎娜)



《春满峡江》

卢先庆 / 摄



去年冬天,我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来到金坪乡五星村任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在没来金坪之前,我对它的了解是片段式的。

这个位于县城东北大山里的小乡,历来给人的印象是贫穷、寒冷,以及偏僻。

时光倒转回40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第一次听说金坪这个地方。一天上学路上,街上围着一群人在选什么果子,我好奇地钻进去看热闹。看见地上蹲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穿着打补丁的黑灰色衣裳,光着一双脚丫,两只手臂护着一个背篋,里面装着毛乎乎的猕猴桃。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县城的人很少有吃过猕猴桃的,那时没有人工种植,市场上少有人出售。小伙子讲他父亲在医院住院,急需用钱,猕猴桃全是自己走了一整天背到县城的,卖2分钱一个。街上许多人围着他,并不买猕猴桃,却对他品头论足,像观赏一只猴子。

“高山的人不怕冷,也不怕扎刺,一年四季都不穿鞋的!”“金坪那地方穷啊!他们只吃红薯、洋芋、包谷三大坨。”

那时年少的我挤在人群中,听着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看着眼前的青年把布满血痕的赤脚朝背篋后面藏,从此金坪这个地方在我脑海里有了模糊的印象。

时光荏苒,社会日新月异,金坪也不断发展变化。21世纪初期,我已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能经常看到关于金坪乡的报告:金坪乡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连接梨子坪森林的公路终于通车了!金坪乡各个村子的公路建成,实现了村村通,县委号召全县学习金坪乡的先进经验;在国家扶贫工程建设中,金坪建成了许多居民安置点,人们住上了白墙黛瓦的楼房;县城的超市里销售着金坪的梨、黄瓜、西红柿等水果蔬菜……

金坪早已不是过去的金坪,不再是年少时期

我记忆中的金坪。人们的日子好过了,金坪人和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

2019年底,金坪乡实现了全面脱贫,朝着乡村振兴的路子大步迈进!

就在去年,随着“金桂路”的开通,白水河上架起了金桂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金坪乡的人们进城再也不用穿越梨子坪森林了,而是从西面用最短的距离抵达县城。以前2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40分钟,金坪也和县城逐渐融合在一起,不再有距离感。

说起金坪的发展,乡党委熊书记信心满满,他说交通给金坪带来划时代的改变。金坪在几年内将成为县城的后花园、瓜果园,成为市民的高山纳凉避暑基地!

为消除少年时候狭隘的理解,趁着如今住在金坪,我想揭开金坪神秘的面纱,彻彻底底地了解这个地方,亲近这个地方。

一直以来,我对金坪的名字由来都有些疑问。如此贫瘠的高山,又没有金矿,为什么名字用“金”字?

乡文化站的李主任给了我答案:“以前还叫黄金坪呢!传说多年前每到夏天,山坳里到处开满了金丝桃,金丝桃的花蕊如金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放眼望去满山遍野一片金色,贫穷的人们向往富裕,于是给这里起名为黄金坪,后来逐渐简化为如今的金坪,金坪村里的泰山庙以前还叫黄金庙呢!”

“不仅是金丝桃呈现金黄色,到了秋天,满山的树木也是一片金黄,和紧邻的梨子坪森林连成